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盡言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吴啟泰

謄録監生臣王路

盡言集卷四

宋　劉安世　撰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第十三

右臣自四月已後凡十二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夙夜思念不遑寧處竊謂祖宗以來臺諫官之論執政者多矣若果中其罪則大臣無不罷免或所言失實則臺諫官亦須降黜蓋進退之義不

可不正是非之理不可不明未有君子小人幷容於朝廷者也宗愈以姦邪之才據綱紀之任欺君亂法背公成朋肆行貪婪毁棄廉恥臣等前後章奏至於數十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邪正並立枉直兩存上違累聖之舊章下失萬邦之屬望臣於此際何以爲心見惡不擊則非忠畏禍中輟則非義使邪黨漸登於要路大姦久處於廟堂寖生厲階禍及天下臣恐異時之公議追咎今日之言官雖伏重誅豈能塞責臣所以不避煩瀆

之罪屢陳迫切之言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宗愈之罪惡既皆得實即乞早行罷免以慰中外之望若臣之所奏稍涉誣罔亦乞重行降黜以為妄言之戒惟冀早施睿斷明示天下不勝幸甚

第十四

右臣自四月已後凡十三次論列胡宗愈罪惡乞行罷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惟自昔臺諫官彈擊執政未見是非不決如此之久伏尋故事蓋嘗有留百官班廷諍

及闔門待罪自求貶降之例臣所以包羞忍恥涉歷九月而不敢輕爲去就者誠欲廣陛下納諫之盛德致賤臣愛君之孤忠與其速去以潔身不若盡言而報國是以剖析義理援引古今凡可以上助聰明之萬一者臣皆披瀝肝膽而盡言之矣陛下雖未加臣狂瞽之誅而公議已及臣失職之罪循省微陋實不足以勝天下之責恭惟祖宗以來體貌輔弼雖用捨之道主於至公而登拜罷免亦有時會今興龍之後正當進退大臣之機

伏望特奮剛斷早去宗愈使中外知陛下聖德之日新而朝廷君子之道長非臣一人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失今不圖養虎遺患則臣所謂留班廷諍合門待罪之下策將不得已而為之矣惟冀聖慈審察公議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

第十五

右臣伏自四月已後凡十四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竊謂二聖臨御以來勵精求治

遵守法度曾無過舉諍臣之職足以優爲惟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天下國家治亂之本要在分别真偽判白忠邪使上心明辨而無疑則羣小不攻而自破今之急務獨此爲先臣伏見宗愈以姦回之資挾宰相之親援君亂法盜取名器更相朋比無復畏憚中外之論皆謂宗愈之進非陛下之本意爲大臣之所誤臣是以採摭衆議稽參實迹歷指宗愈之罪凡十二事皆有按據昭如日星雖陛下意在兼容未加考驗而徼臣官有言

責豈敢遑寧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臣之所言稍涉誣
罔則乞重行降黜以戒虚妄若察宗愈罪惡如臣所奏
乞速賜罷免以警姦慝臣及宗愈義難兩立惟冀早行
睿斷以決是非使諫官職業不自臣廢豈勝幸甚

第十六

右臣伏為累曾奏疏論列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
奉指揮竊惟二聖臨御以来開廣言路天下之情幽遠
必達顧臣愚陋獲塵諫列實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

豈不貪戀聖德願效萬一然而數月之間上以宗愈一事章十五上未蒙聽納夙夕憂懼若在塗炭豈臣精誠不至無以感動天心論議不切莫能開悟聖意何所言之久不効也自昔臺諫官論列執政未嘗有兩全之理今朝廷未加臣以妄言之誅則是陛下粗以臣言為信而乃依違累月未覩施行縉紳之間不知諫疏之留中往往指目譏誚臣等以謂容身懼禍墮廢職事遂使小人久污廊廟公議若此安可不畏臣聞天下之理惟是

與非為人君者固當正心誠意以審其是而已願陛下博考僉言詳為遠慮以臣所言宗愈十二事反覆紬繹若非誣罔即乞罷宗愈以從人望進有德以尊朝廷或宸衷以為不然亦乞出臣章疏明正其罪使臣上不負陛下之拔擢下不失諫官之職業惓惓之忠罄盡於此

第十七

右臣自四月以來凡十六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臣迫於公議不敢中輟頻煩天

聽宜被譴逐陛下曲示兼容未加竄斥臣若知難而止不復盡言則上以結執政之驩下以圖一身之利何獨自苦力犯大姦臣雖甚愚竊亦有說輒傾丹懇再冒聖聰仰冀睿慈留神聽納臣聞聖人之治天下有禮義廉恥之教有刑罰誅殛之威禮義廉恥所以待天下之君子刑罰誅殛所以待天下之小人非聖人有厚薄之私蓋禮義廉恥由賢者出則不得以治小人者待之也伏惟陛下恭已於巖廊之上而賦政於萬里之外所以朝

夕圖議天下之事者執政數人而已若得當世之賢者而任之則朝廷尊嚴四方率服茍非其人則堂陛陵夷取輕中外不可不慎也今宗愈匿宰相之親嫌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聽隳廢祖宗之法立朝有朋黨之實行已多貪濁之惡自叨大任臺諫官前後論列不知其數而宗愈偃然自若殊無愧心禮義廉恥固已掃地陛下猶以待君子之道待之而望宗愈之自引以全體貌臣竊以為過矣管仲有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

維不張國乃滅亡古之善觀人國者惟以此道而逆知其盛衰今宗愈犯義如此豈能為陛下設張四維以致天下之治乎臣聞十人之聚議無不公蓋以其好惡是非難蔽於一偏之說而衆心所服者惟理而已臣向者嘗言宗愈十二事皆縉紳士大夫之公言明有援據非特十人之聚也陛下一切留中不加考質則天下知公議將無所伸小人之姦謀蓋有所恃臣獨憂之陛下勿謂人言宗愈之姦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遂以宗愈為

可用也唐李勉嘗對德宗曰天下皆知盧杞之姦邪而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葢大姦之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順非而澤陽為可信熒惑世主之聰明故能盜竊名位終亂天下也若及其未用之前見其可疑之迹則不得謂之姦邪矣惟陛下虛心澄慮詳繹庶言以臣章疏付之有司特令推究如稍涉虛誕臣甘受罔上之戮或皆有實狀即乞早罷宗愈以慰天下之望臣無任踊躍俟命之至

第十八

右臣伏自去年四月後来凡十七次奏疏論列胡寀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施行臣聞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為是衆之所惡復以為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

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而無疑惑之心
葢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
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不智
特以見其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
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
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臣竊惟宗愈欺君亂法
毀滅廉恥其罪惡顯著為中外共知者十有二事臣固
已極言之矣自後相繼奏章申執前論惓惓之懇必已

盡闕聖覽若臣言為妄則是熒惑天聽誣陷大臣宜正典刑以戒天下若宗愈之罪如臣所奏則是陛下知其惡矣知惡而不去此古人之所戒也臣官有言責實畏公議苟不能排斥姦慝振舉紀綱使羣小寖盛壞亂政事則臣雖受異日之戮亦無補國家之患惟陛下辨之以早斷之以獨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不勝願望

第十九

右臣伏自去年以後凡十八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

乞行罷免至今未覩施行夙夕慚悸如負芒刺臣自領職以迄于今知無不言每蒙聽納獨是宗愈累章未出竊惟聖慮所以兼容必謂日月已深艱於追褫是以特屈公議使之兩全萬一如此臣竊以為過矣臣嘗覩仁宗皇帝用陳升之為樞密副使是時呂誨方在言路指其私行極力彈劾仁宗皇帝初亦難之而誨論奏不已章至於十八上涉歷數月卒罷升之而後已宗愈自始進用不協物望與升之無異臣言宗愈之疏其煩多與

誨略同而宗愈冒昧居位又與升之時月不甚相遠豈仁祖能受盡言於昔而陛下不能聽之於今吕誨能逐姦人於前而臣不能去之於後以徼臣之譾薄猶見賢而思齊如陛下之聖明豈知惡而不去若謂進退執政必有迹狀則臣按宗愈不無顯罪初除御史中丞與見任宰相明是姻家隱而不言盜取要任當時章人之不知而知者亦不以告陛下欺君亂法孰甚於此以至身任風憲不修廉節負所居房緡不肯償還遂致開封爭

訟御史彈糾朝廷一切置而不問玷辱國體墮廢臺綱宗愈坐此二罪自合明行貶黜而況其餘姦慝事狀尚多陛下何故優容如此之久臣又嘗考尋呂誨所論陳升之章疏不過以謂揚歷甚淺聞望素輕尹京無狀遽叨大用疑其陰有趍附由徑而進及升之妻有重表疏遠之妹嫁於中官嘗與往還不避嫌疑若此之類止於數事蓋未有姦邪貪狠如今日宗愈之甚者也臣忝備耳目之寄而使陛下股肱心膂之任容有此人叨據經

年不能排斥尚何面顔出入朝廷而以諫官自名乎臣若未至竄逐終不敢緘默以負陛下拔擢之意伏望聖慈早出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第二十

右臣輒瀝血誠仰瀆天聽事出迫切無復文飾惟冀聖慈留意省覽臣自去年四月初八日延和殿與左司諫韓川同奏胡宗愈姦邪朋黨不堪大任自後十九次上疏條陳罪狀而五月中臺臣亦有彈劾遷延至此未蒙

施行向者孫覺楊康國相繼辭職而去獨臣與川始終論列未嘗敢置自十一月後川見陛下未賜聽納堅乞外補臣本欲歲前上殿更以公論開陳而川别有除命不復供職臣以左右省並無諫官拘礙文法不敢獨員乞對同時言事之人去之殆盡臣若更顧身計不為陛下極辨邪正則臺諫之風日亦衰替姦慝之勢日益盛强實於聖朝所損不細此臣所以憤懣感發而不能自已也臣歷觀祖宗以來言者彈擊執政未嘗有是非不

決枉直兩存之理今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迫於衆議亦嘗以宗愈為言而依違觀望不敢深論臣竊料其意不過以謂陛下若逐宗愈則常輩將欺罔搢紳曰朝廷用我之言已罷執政矣若臣所論大過忤旨獲譴則常輩初無切直之言又可免責進退無患足以竊位陛下用此等人持綱紀耳目之任亦何補於聖德乎臣非特患宗愈之汚廟堂又憂常等之壞風憲也臣伏覩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擢用忠良使在臺諫如劉摯

王巖叟等論蔡確章惇之罪則陛下為之罷確宰相罷
惇知樞密院又論張璪姦邪則璪罷中書侍郎孫覺等
論韓縝不協人望陛下用縝為右僕射纔方數月遽令
外補傅堯俞等論李清臣無狀則清臣罷尚書左丞自
是四海之内莫不歌頌㕔服以謂陛下用人納諫有祖
宗之風故三數年間公議得行大臣知畏姦人斂迹君
子道長豈非用此道歟今宗愈自進用以来惟其朋黨
之外無一人以為可者其懷姦為利與璪輩何遠其昏

謬無補則又甚於縝與清臣豈陛下前日去數人之易而今日去一宗愈為難哉臣讀魏鄭公之諫唐太宗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諍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聽受終有難色臣竊謂太宗之烈足以比迹湯武庶幾成康然責之以備則有愧於三代之隆者特在於不能慎終如始而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願陛下以詩易之言為法以唐太宗之事為戒無使後之

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臣之狂愚逆陛下之心多矣惟求諸道則或有萬一之補伏望陛下以宗廟社稷爲計早罷宗愈斷之不疑更擇忠厚端正之人置於言路以代常等庶幾協力上裨聖治天下幸甚

貼黄

臣叨被上恩不次擢用未能報塞萬一豈敢輕爲去就然自来論列執政是非固難並立臣之悃愊盡於此章

若聖意確然不回則是臣言無補須至援引故事自求貶黜況宗愈顧惜名位不知廉恥儻陛下務為優容俟其自請以理度之必無是事又慮聖慈不欲出臣之奏恐傷體貌臣已一面申三省乞奏請前後章疏付外施行去訖伏乞早賜睿斷去邪勿疑以慰天下之望

申三省狀

右某自去年四月後來凡二十次具狀論奏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及以欺君冒進姦邪貪猥之罪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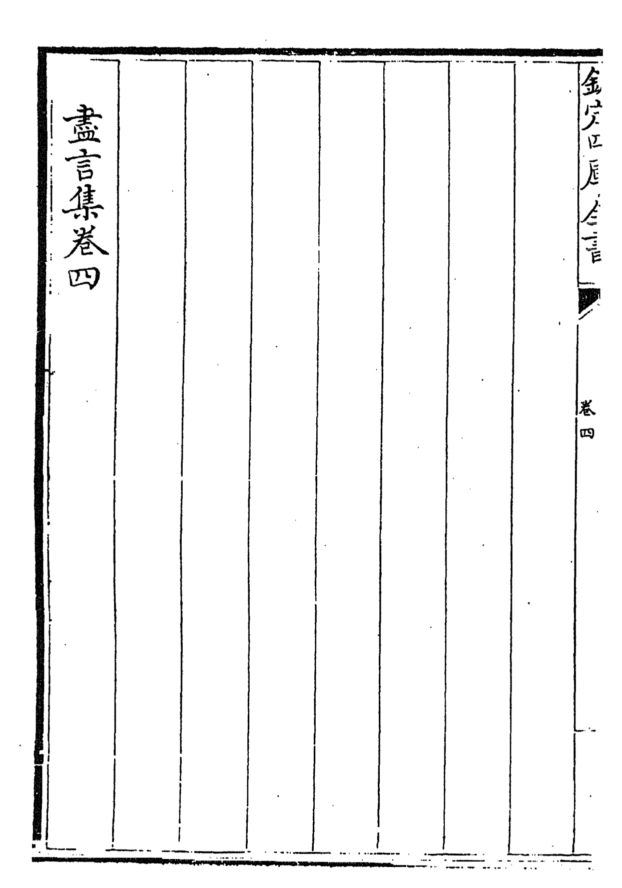
二事條列以聞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竊慮上件章疏不曾降出伏乞特賜奏請付外施行

第二十一

右臣伏為前後二十次論奏胡宗愈罪伏乞行罷免而聖德寬厚務全體貌章皆留中未蒙施行宗愈幸罘疏之不出盜據丞轄包羞朞年辱國已甚臣忝居言路職在繩糾遂舉彈文之大略以申三省宗愈並不避位視事自如中外指目近世輔弼毀滅廉恥未見如此之極

也臣竊伏思念與情之所以共惡者不過責其無恥之一節而臣之所以深疾者特誅宗愈之意爾臣聞國家設諫官御史之職本欲肅正綱紀防察姦邪故風采所擊貴賤震恐非一二小臣敢作威福蓋朝廷上下之體待此而後嚴也今宗愈既知臺諫之彈劾而力戰公議若無所睹惟其以言者為不足卹是乃陵蔑陛下之風憲為大臣而有輕視人主之心陛下縱欲赦之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使宗愈實無他罪止此一事猶在譴

詗之域而況欺君亂法姦邪貪猥罪狀顯著至於數十
尚安足以預廟堂之論處具瞻之地乎伏望聖慈深加
省察以臣前後章疏付之有司公行推究若宗愈之罪
如臣所言即乞特賜睿斷早令罷黜若臣所論無實亦
乞重行竄逐庶分邪正以服天下



盡言集卷四

盡言集卷五

宋　劉安世　撰

論章惇强買朱迎等田產事

右臣伏見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徐宗唐遂諸育四人經户部陳狀各稱有田產元係抵當市易官錢後來連值災傷不能如期結絶所納息罰已過官本其餘逋欠自合依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朝旨特與除放今来

州縣官司不惟廢格詔令不為施行而又章惇作男名目將朱迎等不願出賣田産逼脅逐人須令供下願賣文狀並從賤價强買入己雖有不即承伏之人縣官畏惇之勢往往誣以他罪屢加刑責必使如意而後止異日迎等遍詣本州及轉運提刑司次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雖一偏之辭未足盡信而民負抑屈無所伸告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流離顛頓恐不徒然按惇以大姦之才抱死黨之志方陛下踐祚之始布平易近民之政

惇備位大臣不能輔成上德而包蓄詭計動為異論陽示强鯁陰助姦慝以至悖慢帷幄之前殊無臣子之禮陛下以天地之量赦而不誅止罷執政出之藩鎮謂宜追省前過痛自懲艾而長惡不悛陵蔑國法刼持州縣强市民産前後大臣肆行姦惡未見如此之甚者臣竊謂惇閒居里閈不與政事而氣燄凶暴官司莫之敢忤寧屈陛下之法不敢違惇之命使惇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伏望陛下詳此事理留意遠

民特降指揮下戶部取朱迎等四狀選差臺官置獄推劾若情果有上件罪狀即乞特行竄殛以戒亂政跋扈之臣其州縣及監司承望風旨殘害平民亦乞重行追奪以懲奉法不勤之吏庶存公道以召和氣

第二

右臣近嘗彈奏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産及州縣監司承望風旨不敢違忤雖朱迎等次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欲乞選委臺臣置獄推究今已累日未聞施行按惇

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謀藴大姦之才而輔之殘忍因緣王安石吕惠卿之黨遂得進用而搆起邊隙僥幸富貴在先帝時已坐買田不法嘗罷執政元豐之末再叨大任陛下嗣位擢寘大樞而内懷姦謀沮毀聖政公肆悖慢殊無臣禮陛下曲示容貸未忍加誅出之近藩已屈公議繼以家難退歸里閭而敢憑恃凶豪陵暴寡弱使無辜之民流離失業不遠數千里求直於户部覽其訴牒可為心惻臣竊謂崑山縣官輒違詔旨將朱迎等

不願出賣田產逼以威刑須令供下願賣文狀使惇並
以賤價强買入已則是縣官畏惇也朱迎等詣本州及
轉運提刑司陳訴而遂處不敢受理則是州郡及監司
畏惇也朱迎等抱負屈抑赴愬省曹本部明知兩浙監
司皆有妨礙雖楊傑係後來到任而其人孱懦齷齪苦
無風力自合申稟朝廷選官根究而姑欲應法止委楊
傑則是戶部畏惇也國家設置御史本以糾察百僚今
自中丞以下未聞有一言繩其亂法則是御史臺畏惇

也臣忝備諫職不敢緘默輒據事狀奏疏論列而執政不能明正典刑惟務姑息不即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士俾之窮治而視為常事止送發運司體量則是執政畏愞也夫州縣監司之畏愞而廢格詔條以害良民則國家之憲章具在猶可按劾今執政大臣及御史臺尚亦畏愞則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願陛下明詔輔弼共守直道有功必賞有罪必罰無使邪正雜揉枉直混淆好惡不明是非莫辨依違畏縮徒為自全之計則

陛下威福之柄不至陵夷而姦雄跋扈之臣少知畏矣

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賜指揮施行

第三

右臣近聞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等經户部論訴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產遂具奏陳乞委臺臣置院推劾繼聞朝廷只送發運司體量尋再具狀論列未蒙施行竊慮朝廷不欲輕信偏辭遽興詔獄然無告之民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以情度之不應全然虛妄緣本路監司

見朱迎等詐牒不為受理即是各有妨礙而轉運與發運司自来職事相干今若委之根究深慮顧惜人情滅裂其事欲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令自朝廷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强禦之人前去體量所貴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貼黄

據朱迎等狀稱已經蘇州及轉運提刑司陳訴並不蒙依公施行今来若只下本州及監司體量必恐護短遂

非曲為蔽匿淹延刑禁虛煩行遣欲乞朝廷詳酌選擇
官吏置司推劾所貴易見情狀不失其罪

第四

右臣近以章惇用賤價買百姓抵當田産致朱迎等經
户部陳訴尋具論列乞按行劾比蒙朝廷下江淮發運
司考驗虛實竊聞本司所委體量官止於崑山縣取索
公案看詳遂具回奏以謂買田之事雖有實狀而於條
法別無違礙臣竊謂姦吏附會權勢暴虐良民必不肯

於案牘之間明著逼脅之迹往往假託公道掊摭他故使無辜之民不勝刑禁然後命狡獪之吏取責情願出賣之狀則是外無違法之形而内有奪民之實也今若信其文具而不原其本意則遠民屈抑終無所伸須至辨明以破其妄檢准編敕節文侍從官往制以上不得廣置産業與民爭利臣前章所言者止據朱迎等四戸爾訪聞發運司體量到乃有二十一戸是舉蘇州之内官責田産皆悖所有也自來州縣估計抵當物業止約

一半之直蓋官司防異日失陷之弊不盡用本價今惇
利其甚賤公違條制刼持州縣侵害細民爭利之罪孰
大於此臣又檢准律文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
財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別籍者徒二年子孫不
坐臣謂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投狀承買使臣初不
預聞則援宜得罪將惇自爲之則咎將誰執況朱迎等
狀内陳其矯妄之事條目甚多此四人者粗有裹糧故
不遠數千里求直於省部其餘貧病之徒不能自給斂

手去業遂至流亡陛下可不念之乎臣聞西漢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殺此生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辠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辠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臣竊謂惇嘗為執政非特郭解匹夫之比也州縣畏惇之勢迫逐平民使之失職而惇不顧國法並以賤價易其田宅又非郭解之不知也今若以姦

吏舞文粗能應法害民之實略而不問恐非春秋誅意不誅事之義伏望陛下詳閱朱迎等四狀事理特降指揮劾本縣官吏挾情不公之狀按惇矯詐亂政之罪明正典刑以戒天下其蘇州及本路監司不受朱迎等辭訴亦乞並行黜責所貴權豪知畏遠民安堵

第五

右臣伏見去年十二月内蘇州崑山縣人户朱迎等經户部論訴章惇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産業遂具論列

乞正其罪自後蒙朝廷委發運司考驗虛實今年正月間本司體量奏到事狀雖依違滅裂不盡本情然其大槩已見朱迎等所訴不至誣罔如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投狀承買官賣田産共二十一户皆有按據最為要切臣以謂章援不告其父私成交易則當得別籍異財之罪若惇假託名目則自有降等之法兼諸肓狀内亦指定下狀之日援方在京就試則惇之矯詐又甚明白遂以合用敕律奏聞必謂便可議罪今已累月未蒙

施行上下畏惇一至於此按惇閒居里閈不與政事而
氣燄凶暴官司嚴憚寧屈陛下之法不敢逆惇之意使
惇有權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如何哉今體量到事
迹既皆有實無可疑緩而故為留滯臣恐有與惇陰為
地者更相搜摘細故會問往復則明堂赦恩必遂原免
然則大姦何幸而平民何不幸也伏望聖慈詳此事理
明敕三省早令結斷其州縣監司不受朱迎等訴狀亦
乞特行降黜所貴亂政跋扈之臣屈法阿私之吏知有

典刑易爲制御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第六

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累曽劾奏章惇劫持州縣不顧國法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物業遂致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後來蒙朝廷下發運司體量已有實狀而遷延半歲未蒙施行臣前月二十二日延和殿再具奏列伏蒙宣諭便令結斷又今踰月未覩指揮臣竊以惇氣㱰凶悖陵暴寡弱詐以男名廣置田産

公然別籍殊無忌憚罪狀顯著曾非隱伏而尚書省曲

為留滯以幸赦宥甚非所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

望特降睿旨早正典刑庶幾亂法跋扈之臣不至幸免

遠民屈抑有所伸雪取進止

第七 與諫議大夫梁燾左司諫吳安詩同奏

右臣等伏見章惇在蘇州日强以賤價買朱迎等抵當

田產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右正言劉安世累曾論列蒙

朝廷下江淮發運司體量皆有實狀近日竊見勑斷罰

銅十斤臣等按惇嘗備執政固宜奉法循理尊君愛民而氣燄凶暴刼持州縣貪利無厭使人失職原其不畏國法之意蓋有陵蔑朝廷之心而所責太輕未厭公議況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天下之人指為四凶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正典刑異日却欲竄逐深恐無名伏望聖慈特賜詳察明降指揮候惇服闋特行廢置所貴姦豪屏息永絶後患

第八與諫議大夫梁燾同奏

右臣等昨以劾奏章惇強用賤價奪民之産朝廷體量
得實止斷贖銅十斤罰不當罪尋具論列今已踰月未
蒙施行臣等按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承買朱迎等
田産而下狀之日惇父尚在檢准名例律疏謂祖父母
父母在子孫無自專之道而有異財别籍誠無至孝之
心名義以之俱淪情節於兹並弃稽之典禮罪惡難容
二事既不相須違者並當十惡推原法意正為惇設為
子事父而用意如此不孝孰大焉至於悖慢帷幄之前

殊無人臣之禮交結蔡確造播姦言貪天之功儌幸異日為臣事君而處心如此不忠莫甚焉臣等按惇之罪實人倫之所共弃王法之所必誅投之四荒始能塞責贖金輕典衆謂失刑伏望聖慈深賜省察依近日刑恕例不俟服闋預降責命所貴邪正明辨奸慝知畏取進止

第九與諫議大夫梁燾同奏

右臣等近已累具論奏章惇罪名未正欲乞別議竄黜

至今未蒙施行臣等伏見監司郡守以下不受朱迎許狀並行責降令丞違法授給田産亦已衝替檢准編勅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等竊謂原心定罪故有重輕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千繫官吏皆因悖以致罪而反處徒坐悖係首惡之人乃止贖銅十斤事理顛錯亦已太甚况下狀之日悖父尚存而别籍異財事狀著明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愚民冒犯猶有常刑悖為大臣天下所望而虧損名教絶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臣等竊

謂聖人制法惟務至公若行於匹夫而廢於公卿伸於庶民而屈於貴近此乃姑息之弊政非清朝之所宜行也按惇父在而別籍合徒三年既犯十惡即議請減贖一切不用未悉前日所斷援引是何律令伏望陛下深賜省察出臣等此章詰問執政如律文別有衝改臣等妄言即乞明行罔上之戮若大臣別有異說即乞坐臣等章疏以正惇罪仍依近降聖旨不用赦原但能稍正典刑庶幾不屈清議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

第十與諫議大夫
梁燾同奏

臣等向者數曾論奏章惇罪名未正今已累月未蒙施行臣等按惇於元祐三年二月十四日用其子援之名承買諸育抵當田產至五月十六日方丁父憂即是投狀之日惇父見在推攷事實別籍甚明據律定刑罪入十惡則議請減贖一切不用雖經赦宥無得原者庶人之愚或有抵冒朝廷行法未始少私惇位大臣為民所望而絶滅義理貪利無親止令贖金是亂典憲臣等竊

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古之聖賢以為深戒若謂惇為君子邪今則犯義矣以惇為小人邪今又犯刑矣二者均不能逃聖人之誅則朝廷何憚於惇而廢祖宗之法伏望陛下出臣等此章送刑部定奪若律文曾經衝改引用不當即乞正臣等妄言之責如勘會惇按狀月日係丁憂之前委是父在別籍異財即乞依律斷罪所貴法令畫一天下信服取進止

第十一

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来十次論奏章惇買田不法
等事雖蒙朝廷節次施行而惇之罪名今猶未正遷延
周歲竟至經恩公論難安須煩天聽臣聞議者以謂從
来大臣不欲與衆庶交易故託子弟以立文契臣以為
不然祖宗之制惟戒從官以上不得廣營產業與民爭
利苟非殖貨太甚則是法所不禁若身為大臣欲避好
利之名而使子弟侵刻下民乃是陽為廉法而陰縱貪
鄙欺君犯義無大於此借如或者之說須無父兄方可

別立名目今惇父尚在而下狀之日乃用其子上虧孝敬下失義方庶人之愚猶不至此大臣之體固若是乎議者又謂惇已不帶職及有旨候服闋日與宮觀差遣足以示懲不必深責臣亦以為不然惇之不得職名自是朝廷以其無禮於兩宮黜之外補故不用執政善去之例後來惇以便親為請遂得提舉洞霄宮方陛下聖政日新姦邪屏息如惇等輩自知罪惡貫盈必求退縮將來終制方且自陳而乃以宮觀授之正是中惇之意

恐不足以當今來所犯之典刑也臣伏見兩浙監司及
蘇州崑山縣官吏以畏惇之威奉法不謹朝廷體量得
實並以斷遣輕者贖金重者衝替檢准編勑節文衝替
比徒一年臣竊謂原心定罪固有鉅細據事約法亦分
首從今有司依阿廢職誠不可恕然皆因惇以致罪而
反處徒坐又無降聖旨不許原赦即是干繫官吏獲譴
反重於惇矣惇以前執政之勢刼持州縣殘害平民貪
利無親不畏國法既係首惡之人乃止罰銅十斤即是

惇所得之罪反輕於干繫官吏矣倒置如此公議謂何

臣聞自責罰本路監司後來至今訟者不已葢惇平日恃權暴横人不敢校既知朝廷特為伸理是以競來赴愬為民之害如此之極何可貸也伏望聖慈以臣劾奏著之責辭或令降官或俾分務但能不失有罪足以稍正國體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取進止

論盧秉責命不當事

右臣伏聞累有臣僚論列盧秉昨在兩浙推行權鹽之

法務為慘刻殘虐一路比蒙朝廷下本道根究皆有實狀而害民之甚者自行法以來其所配流一萬二千餘人如聞寛恩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宫觀中外之議皆謂未安伏惟聖朝愛養元元不欲一物失所而秉岀將使指總按一道未聞宣布恵澤興利除害而專為身謀不顧義理罔上以虚課虐下以苛法愁苦之聲溢於道路議者皆謂誅剥掊克與吳居厚略同而峻刑害物則又過之雖降一官尚玷侍從恐無以戒戢姦暴慰塞

民情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比附吳居厚例重行黜責以

答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盧秉昨在兩浙專主鹽事殘民害物遺毒累年適者朝廷體量得實謂宜重貶而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宮觀竊恐無以戒戢姦暴慰塞民情乞依吳居厚例特行竄黜伏聞績有指揮令展二年磨勘罰不當罪士論未平是敢罔避再三塵瀆天聽按秉擁賣

鹽貨峻刑虐民無辜流死以數萬計老稚轉徙號呼盈路九屋憤怨思食其肉上賴累聖德澤深厚是以人心卒無異志昔吳居厚之在京東掊克太甚斂怨於民陛下踐祚之初責授散官遠郡安置天下傳播莫不欣喜秉之刻剝無異居厚而猛暴殺人實又過之不伏重誅已為寬典尚玷侍從何以示懲臣伏覩祖宗以來尤以失入為重彼執法之吏不明微意誤寘一人入於深文大則追停小則降免今秉奉使故設苛法多殺平民非

特失入一人之比也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非所以示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重行貶竄以慰民望

第三

右臣近為體量到盧秉向在兩浙專主鹽事設法苛虐流毒一方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臣已兩具論列未聞指揮施行切緣盧秉奉將使指專為掊克使無辜之民流離轉死寃號之聲盈於道路蓋有甚於吳居厚

者矣且兩浙京東皆陛下之民而秉與居厚酷暴之狀相若一則貶為散官安置遠郡一則尚列侍從提舉宮觀同罪異罰恐非至公之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比附吳居厚例重刑竄黜以慰遠民之望

第四

右臣近為盧秉責命太輕未厭輿議臣已三具論列未蒙朝廷施行如秉苛虐酷烈之實遠民怨苦寃憤之情前奏言之已詳不復條列而臣尚有未盡之意更為陛

下陳之臣聞人君之柄莫大於賞罰而所以行之者必
主於公平傳曰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
惑葢不能處之以至公則天下不得無疑惑之心也今
秉之罪狀顯著非在重輕疑似之間考之近例又有𡨚
居厚散官安置之比而諫官御史交章彈劾未見盡行
其言朝廷何憚而不正典刑以謝東南之民乎臣之所
論非苟欲奪秉寄禄官而已葢秉之殘民害物甚於居
厚而尚為待制提舉宫觀罪鈞刑殊臣恐無以解天下

之感也伏望陛下檢會臣累奏事理削秉侍從之職以慰人望

論謝悰賜進士出身不當事

右臣伏見朝廷近復制科祕閣所試之人皆不應格陛下方務奬進人材不欲並行黜落曲收謝悰以為天下學士之勸而悰廷試之策往往不能奉承清問率意妄言固多疏略有司考覆既不入等陛下特賜進士出身擢為輔郡幕職聖恩優異極踰涯分臣亦上體朝廷之

意不敢别有論列而近見悰申尚書省辭免新命狀乃云有所語勑未敢秖授以秖為秖以受為授虛薄寡聞一至於此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為嚴挺之所譏而罷今陛下方當右文之代初復制舉豈容有秖授賢良乎臣恐播傳寢廣實累修潔博習之舉伏望陛下懲其淺陋稍損誤恩追寢悰進士出身以塞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謝悰荒陋寡聞有辱賢良之舉乞追其

進士出身以慰公議今已累日未覩朝廷施行臣聞祕閣程文已不合格而有司特為奏請乞與假借陛下曲令収録為後進之勸而廷試之策紕繆益甚考官范百祿自有章䟽歴陳其尤亡狀者凡數十條而惊申尚書省狀又以祇為秪受為授士論喧然無不傳笑伏惟陛下即政之初興復制舉屈萬乘之尊親策於廷而惊之荒虚字猶未識騰播天下豈不辱國超循一資已足示勸更竊名第實恐太優況惊告辭亦無賜出身之意伏

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早賜施行

盡言集卷五

盡言集卷六

宋　劉安世　撰

為歲旱地震星殞乞下詔罷已許中外極言闕政

諸路賑濟警備賊盜等事

右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于今五載承天順地仁民愛物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元元鼓舞歌頌不暇固宜陰陽順序風雨時若諸福協應百嘉蕃昌而歲比不登和氣

湮鬱饑饉流徙灾害頗衆今春及夏旱暵爲虐京畿西路二麥失望農民嗷嗷且有菜色雖陛下惻然軫念靡神不宗疎決繫囚降從寬典而沛然之澤終未告足又陝西河北屢聞地震大星晝隕其光燭地旬月之間巨異仍出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灾隨類而至此皆天心之仁愛人君而先出灾異譴告警懼使之兢惕修省而不至

失道之敗也臣竊謂上天之體雖高而聽甲明主所應惡文而尚實與其為祈禳之小數不若圖銷復之大方臣願陛下夙夜祗畏側身修行特下民詔以示罪已又許中外臣民極言政事之闕失專委近臣考求其當以施有政庶幾下情不至壅塞其諸路災傷州縣流民所至並委守令多方賑濟無俾捐瘠申勑緣邊帥臣及捕盜官吏常切警備以戒不虞今日已前內外營造土木之役苟非要切並乞停罷分命監司按視留獄公卿輔

弼同寅協恭以思天變開衆正之路塞羣枉之門誠備
灾之善經應變之至務也昔齊景公小國之諸侯爾有
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陛下之
明聖發於誠心精意感通何求弗獲臣待罪諫列日聞
焦勞輒效愚忠庶裨萬一惟冀聖慈少賜採納不勝幸
甚

為慫亢乞罷修城及諸土木之役

右臣近以自春涉夏旱暵為虐地震星殞巨異仍出輒

奏狂瞽之論粗陳銷復之理方陛下祗畏天戒側身修行日俟明詔採用一二今既旬浹未覩施行惓惓之心不能自已再浼天聽幸垂省覽臣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大衆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時不奪農事行道之殣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灾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過中人力疲勞元氣揺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灾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

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謂是歲一年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謂作南門勞民興役灾祥之應各以類至著之方冊皆可稽考臣伏見京師修城開壕工費重大兵夫之衆已至數千徒庸之計幾八百萬穿掘墳墓傷掩骼之仁違逆天時犯無戎之戒人困於役國傷於財然則嘉氣之久不効未必不由於此也臣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帝王之都而為受敵之具則在外屏翰將安用

之必謂州郡為不足恃則平陸之一誠恐非用武之地況國家利源之入比之前日去其太半用度漸窘止務裁節陛下躬行法度為天下先而乃以不貲之費弃於無用之所可不惜哉或謂先朝已嘗興作欲終其事則乞罷雇人夫止以廣固之兵不計歲月漸令完葺自餘土木不急之役伏乞特降指揮悉俾停罷所貴順承天意以致膏澤

為懲亢乞罷上元遊宴

臣伏見去冬以来時雪愆亢詢問四方亦多旱暵關陜淮浙民已艱食物價翔踴日益增甚雖朝廷廣行賑貸而歲事失望荐飢可憂臣嘗觀周禮大司徒荒政之目十有二品救民之道最為詳備其九曰蕃樂盖歲有凶歉人君閔卹元元為之閉蔵樂器而不作也禮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先王之制具在方冊聖明之主所宜留心伏惟陛下繼天奉元仁民愛物有年之瑞宜不絶書而雨雪失時人且狼狽雖

兩宮憂勞軫念無或少忘而遠方之民未見陛下至誠惻怛之意今上元寖邇有司舉行常例猶欲張燈臣愚欲望聖慈明諭執政特以歲旱俾罷遊晏使四海之内莫不戴陛下勤卹之德庶幾天人感通風雨時若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

臣近具劄子乞罷上元張灯竊聞尋已降付三省而連值假故執政未遑進呈臣每接賓客訪中外利病皆言

去歳甚愆時雪来趁之望殊不可期民將荐飢深可憂閔今外方郡縣或有災傷猶不放燈著為令欽陛下子育黎庶以天下為家一夫不獲尚軫聖慮而況關陝淮浙民以艱食凶荒遼遠所宜矜卹伏望特降中旨明諭聖意罷止游宴以答天變廣謀賑貸用濟民生使覆載之間莫不衣被兩宮之仁德天人和同嘉氣自効惟冀留神省覽早賜指揮取進止

為愆亢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等事

臣伏見去冬以來頗愆時雪今春踰月驕亢愈甚詢之四方率多旱暵二麥已損荐飢可憂然而南畝之間苗未至槁近日得雨猶有可救方二聖子黎育庶垂意民事謂宜責躬修政以召和氣而禱祀之禮有所未舉賑救之目有所未行臣雖甚愚竊以為過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宣王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故雲漢之詩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此前代聖帝

明王已行之事陛下之所宜取法也伏望聖慈祗畏天變徹樂損膳精誠祈禱明敕大臣講求闕政申命中外審決留獄諸路監司謹視所部凶荒州縣廣為賑濟之備或官廩有不充之處仍令勸誘富民納粟以助公上擇其尤者寵以閒官不急工役悉俾停罷庶幾人神和悅早致膏澤事有備豫民無流散取進止

為愆亢乞舉禋祀荒政及求言卹刑

臣近以時雨愆候旱勢濶遠嘗進狂瞽粗陳銷復之理

又舉前代聖帝明王側身修行救灾備患之事條列以聞乞賜採擇令已累日未覩施行臣聞田家之言以謂三冬得雪而中春無雨則猶不免於歲歉今内自畿縣外逮諸路率皆旱暵二麥已損嗸嗸下民將罹饑饉凡可以為之救助者安可緩也臣聞聖王為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灾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顧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禮民已艱食旋為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

索衣裘亦無及矣伏望聖慈特垂軫惻禋祀之典救荒之政先事而講不必待時責躬求言恤刑省役庶召和氣以致膏澤取進止

為慾亢乞罷春宴

臣伏見去冬迄春雨雪愆候夏苗將槁秋種未布雖陛下至誠惻怛禱祠備盡而沛然之澤終未告足竊惟故事春有大宴方茲久旱民憂阻飢伏望聖慈深加軫恤特罷宴樂以示閔雨之意庶幾天人感悅早獲嘉應取

進止

為歲旱乞講荒政

臣伏見去年經冬時雪愆候今春涉夏益苦亢旱二麥將槁秋種未布民已艱食歲事可憂雖兩宮焦勞祠禱備至應祈之澤終未沾足臣嘗觀國朝故事太祖建隆元年以揚泗民多飢死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即命發廩賑貸乾德二年嘗詔諸州長史視民田旱甚者即蠲其租不必俟報太宗或遇旱歲必蔬食減食品三之二

得雨乃復常膳真宗祥符八年以京東物價稍貴令有司出常平粟減價以糶用濟貧民九年詔江淮發運司歲留上供米五十萬以備賑濟令來旱勢濶遠事宜前慮至於散利緩刑弛力蕃樂索鬼神除盜賊皆聖人救荒之政亦宜先事而講伏望聖慈上法三聖之意下考成周之典凡可以救災恤民者次第施行取進止

論御藥李偉不合用内降請地乞付有司根治事

右臣伏聞勾當内東門李偉得内降旨揮欲置啓聖院

常住白地以為墳塋朝廷既下所司施行而寺僧遍詣執政臺省次第陳訴以謂倬之所請乃是竹木園圃栽植有年數踰萬本其中房舍僅三十間而敢欺罔天聽指為白地誕謾暴横一至於此臣伏覩陛下即政以来崇尚公道凡百内降一切禁止四海之内拭目改觀倬以小臣給事宫掖乃敢挾私罔上干紊綱紀此而不懲將亂政事伏望陛下深賜詳察斷以至公付之有司明正倬罪庶能杜漸不累聖德

第二

右臣近以勾當内東門李倬得内降指揮欲置啓聖下院常住白地以為墳塋而衆僧列狀陳訴以謂倬之所請皆非白地事屬欺罔不可滋長遂具論奏乞行按劾比聞已有朝旨前降指揮更不施行而倬挾私罔上之罪未覩推治竊縁賞罰之柄實繫國體欲使信於天下要在行以至公議有未安固難緘默再瀆宸聽必兾開納臣竊謂倬陳請之日若使陛下知其竹林園木萬數

浩瀚生者有居室死者有墳墓必不至徇其私謁輕降
王音良由倬志在茍得熒惑天聽致朝廷命下之日違
咈人情存者不得寧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玷累盛德
咎皆自倬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偶然詿誤情在
可矜雖曰大過亦可全宥其或心無忌憚故犯典刑事
雖細微必寘於法此乃三代堯舜以來不易之道也今
倬妄干中旨飾詐掠君罪實故為情無足恕萬一聖度
赦而不誅臣恐異時更有甚於此者然則何以詰之伏

望陛下心存去惡事戒履霜無牽近習之私不惑衆多之口罷倬近職付之有司劾其誕謾重行降黜庶使綱紀修舉姦邪知畏

第三

右臣近嘗論奏李倬挾私罔上僥求中旨乞付有司按治其罪今已累日未覩施行檢准元祐編敕節文傳宣或內降若須索及官司奏請雖得旨條元無條制者並隨事申中書省樞密院覆奏取旨臣竊謂倬之所請出

於一時處分固非常法若執政承受上件聖旨自合依條覆奏或再得指揮許令施行亦合子細契勘有無違礙今倬志在茍得罪實欺君三省奉行初不勘當使國家命令之下違咈人情生者不得寧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原倬之犯雖無足赦亦大臣奉法不謹之過也臣聞祖宗以來亦有内降之事茍人情有所未便公議有所未安當時輔弼往往執而不下著之信史皆可稽考臣竊謂人主之德多尚仁恩或有請求難於面折但以

其奏付之外廷若大臣守法而不回則私謁雖多而無患蓋不違其請足以示聖主之仁斷之於公足以嚴朝廷之政如此則恩歸於上而法行於下矣臣愚欲望陛下威克厥愛治遠自近先正倖罪以示無私然後明敕三省樞密院今後內降指揮並令勘當若於法無違於民無害乃須覆奏方得施行所貴紀綱完密杜絕僥倖

論何正臣除知饒州不當 與梁燾連銜

右臣等昨以何正臣除知洪州臣等論正臣在先朝為

惡與舒亶相等而獨以幸免公議深不以為然如未能投之四裔乞且與宫觀察遣朝廷遂罷知洪州則是朝廷以臣等之言為當矣今來未久復與饒州夫饒與洪輕重相去之不倖固不待臣等言而可知然臣等須至再論者出於義不可已也盖韓存寶之獄臣等雖不得其詳但見朝之士大夫歸罪於正臣者衆矣使正臣素有仁厚平直之稱而能招此議乎夫正臣挾朝廷之威操法令以及人屢興大獄陷害善良責情定罪雖無存

寶之事而正臣固可謂凶人矣況存寶之死議者皆尤
正臣朝廷未及加罪而正臣自度不為公議所容故乞
宮觀臣等竊見往古廢逐姦臣不必明指一事而去之
也但天下指以為姦者縱未嘗見之行事尚當廢之況
正臣慘酷著於治獄往時見中傷者士人因朝廷許自
訴而昭雪者非一也今乃付正臣以善郡陛下何以慰
士大夫之心乎正臣見在金陵居住今得饒州一切便
安使正臣自擇所處亦不過如此夫凶人天下所嫉朝

廷待之如此使為善者將何以勸乎伏望陛下深察臣等之言為他日無窮之慮依舊與正臣宫觀差遣如以向來宫觀出於正臣自請不縁遷謫即以臣等今日之言特賜施行

貼黄

臣等據士大夫所傳何正臣先朝為御史時聞欲治韓存寳之罪即先入文字乞特行威斷及存寳之死天下皆知正臣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論陳師道不合擅去官守游宴事

臣昨見朝廷用近侍之薦起陳師道於布衣而任以徐州教授其為恩禮固已厚矣臣聞蘇軾出守錢塘經繇南都師道以誠告徐守孫覽願往見軾而覽不之許乃託疾在告私出州界與軾游從凡累數日而又同赴留守李承之燕會不惲衆目及其東下送之經宿而後歸監司不敢繩州郡不敢詰猖狂怠傲旁若無人搢紳喧傳頗駭物聽臣竊謂士於知已不無私恩既效一官則

有法令師道與軾交結固不足論至於擅去官次陵蔑郡將則是以私欲而勝公義厚權勢而忽詔條徇情亂法莫此爲甚循名覈行恐無以副朝廷尊賢下士之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本路不干礙官司依公體量如果有實乞正其罪以爲後來之戒取進止

論鍾世美除信州教授不當事

臣伏見朝廷以鍾世美爲信州教授考之公議不以爲允按世美前坐與蔡碩劉仲昕貿貸官錢追官勒停後

来朝廷以度牒係出賣之物與仲昕等本非同謀遂自謫籍特與牽復使於清世不為弃人其為優幸固已極矣臣聞世美雖號能文而不孝之名著於中外今教授之任士人矜式推擇之際行誼為先豈容此輩塵污清選伏望聖慈追寢新命以勵風俗取進止

奏乞訪求齊恢之後與用事

臣伏見故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齊恢清德懿行有聞於時英宗揀拔置之東宫神考登極遂列侍從擢用未

幾庵至淪謝搢紳之士莫不惜之而又三子繼亡門緒
衰替臣竊惟先帝攀附之臣如孫固邵亢韓維陳薦孫
求等諸人子孫前後例曾推恩仍有已任館閣省寺者
獨恢未及有足矜閔伏望聖慈念恢遭遇先朝不幸早
卒訪求其後量加獎進庶有以稱陛下追逺恤舊之意
豈勝幸甚取進止

奏乞罷修城壕

右臣伏見近降指揮於京東河北差崇勝奉化兵士各

五百人及招填廣固四指揮各令及八百之額立限五年修築京城又許支朝廷應千封樁錢和雇人夫二千人令作四年開掘城壕臣雖至愚慮不及遠詳覩事理甚有未安輒進瞽言以瀆天聽惟陛下留神省覽臣伏覩陛下聽政之始沛發德音修城兵夫悉令散遣道路歌頌謹仰聖澤四年于此未嘗有枹鼓之警今元元之民方就休息四夷順軌外無戎事而遽興大役衆謂無名又於京東河北再發廂兵人心驚疑不可不慮况修

城與開壕之工幾八百萬計其費用固已不貲方二聖
崇尚寬厚前日利源之入去其太半封樁錢物尤宜謹
惜而乃竭有限之財應不急之役非計之得也兼臣訪
聞近日朝市之間往往竊議以謂朝廷將復治茶磨以
收其利雖廟堂之論不能知其有無而庶人之言因何
而起臣恐傳之四方皆謂陛下前此所罷之事漸欲復
講揺動人心所害不細伏望聖慈深賜詳察特罷修城
之役非惟為國家惜費便民亦可以杜塞奸人忌意陛

下為善不終之議惟𦍒獨出睿斷早賜指揮

第二

右臣昨累具狀論奏修城利害至今未蒙施行日近訪聞開壕人夫具數增倍所散工值頗有掊斂雖號為加給得力之人多是上下干繫作頭壕寨之類陰有侵刻既聚大衆而不以公平處之積怨日深或致生事兼壕身大濶所出之土占壓民田壅塞道路隣近墳墓多被穿掘愁歎之聲達於衆聽臣職在耳目不敢不言竊謂

國家建置治官本欲循名責實今修城開壕之工共七百餘萬日役兵夫無慮數千付之一二庸人而不領於將作名實紊亂孰甚於此如聞板築方畢旋致摧毁盖上下官吏肆為延慢無所統屬以糾其繆此不可以不更張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惟用廣固兵士三千二百人不計歲月修築城壁以終其事所有開壕役夫並乞放罷止以兵工隨其地形量加濬治不必盡如元料仍專委將作監士轄所貴事有統領不

至乖戾

第三

右臣近累具狀乞罷雇夫開壕止以兵工隨其地形量加濬治不必盡如元料仍令將作監專切總領至今未奉旨揮臣竊謂事之利害已具前奏不復委曲再煩聽覽然臣有所甚疑者特以帝王之都而高城深池過於邊郡雉堞樓櫓之迹隱然相望若於京師而爲受敵之具其如天下何議者不能爲國家畫久安之策而區區

增峻城隍欲恃之以為固亦已過矣方朝廷講求國用
正務裁損而舉百萬之費弃於無用之地實為可惜伏
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施行

論蔡確不合陳乞潁昌府

右臣伏聞知鄧州蔡確上章陳乞潁昌府以便私計雖
未知可否之報而搢紳之議卒皆不平敢具僉言上達
天聽按確奸邪陰險盜據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
化而縱其弟碩招權納賄贓污狼籍有司論罪當以大

辟陛下特加寛貸止送韶州編管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失教責之削其職名出臨偏郡僅能周歳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㝷復太速頃至貶所亦止踰年確遽上言乞令内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黄州曽不旋踵自請近鎮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望益肆無厭之求者葢見近日政事多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量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止奸謀遽可其奏確知執政莫不畏已遂敢陵蔑公議輕侮朝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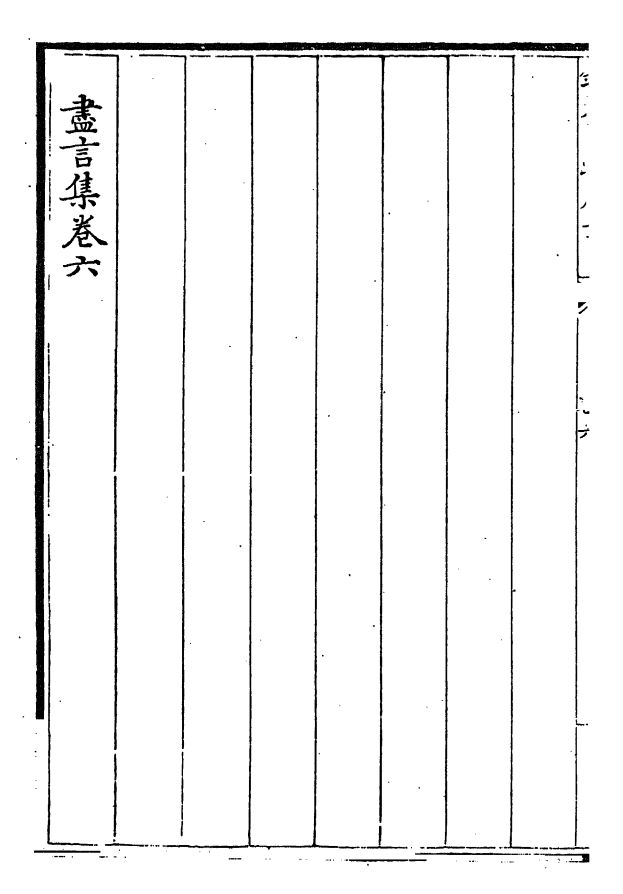
雖屢蒙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啓之也臣恐小人僥倖之心勢猶未已往往再乞放逐碩便或自求京師宫觀差遣以就醫為名然則陛下又將許之乎確之朋黨太半在朝夙夕引領以俟復用若使漸得親近廣為路岐異日盜權亂政無不由此而始況輔弼太臣既以罪黜雖領師節未復職名考之典故猶是謫籍豈有不因詔除輒求自便此風寖長則陛下賞慶刑威之柄遂為虚名國家綱紀必至墮紊

不可不慎也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報罷確奏以正國體

奏乞賑貸鳳翔府界飢民

右臣伏聞京西關陝去歲時榖不登農民艱食兩路郡邑已行賑貸而鳳翔永興實爲接境旱灾分數大槩略同物價翔踴民多菜色臣聞秦鳳路諸郡各放五分惟是岐下實所不及然而轉運司韋於隣州之例放税止於五分拘礙常法不該賑濟今方仲春民已窮困若候夏麥必致餓殍比聞崔謀鎮白晝驚劫愚民急迫豈有

常心與其委於溝壑不若亡命為盜以幸萬一之免竊恐因此饑饉寇賊充斥使關中之民不得安堵非細故也臣愚欲乞朝廷專委秦鳳路提刑司疾速體量若鳳翔境内委實荒歉則一面令本司依永興軍路災傷州縣特行賑貸更不奏候朝旨如此則非惟千里之人得免轉死之患至於寇盜亦當衰息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指揮


盡言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盡言集卷十七至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何文坦

盡言集卷七

宋 劉安世 撰

論謝景温權刑部尚書不當

右臣竊聞除謝景温權刑部尚書臣近覩吏部關到本月十八日勅節文六曹尚書並置權官俸賜依侍郎守法新制既下衆謂未安臣竊惟用人之法固有資級是以兩省卿監之中擇久次者以為侍郎侍郎久次而為

尚書尚書久次而選執政歷試於職足以見賢議者比
患兩省卿監難得資高之人故向者立權侍郎之制約
用昔日三司副使資序任之二年取旨正授所以重近
臣之選艱其進用之路也尚書之官則異於此位既崇
重即亞執政若才德兼茂資望並隆處之八座乃爲宜
稱況隨其階職之高下已有行守試之定規茍未得其
人則官不必備兼自來諸部之無長官者止命侍郎主
行未聞妨闕又先朝建官以來除吏戶之外他曹尚書

多不並置今朝廷創爲新意特設權官搢紳之間極有異論皆謂必將援引貲淺望輕不協輿議之人假此藉口欲以彌謗臣方欲具士大夫之言上達聖聽乞罷新法以杜僥倖而遽聞景温除目則衆人所料果爲不繆按景温在先帝時爲湖南安撫使附會章惇乞於徽城等州建置城塞以開邊隙十年之内所費不貲湖南湖北及廣西並邊之地常被殺掠無有寧歲蠹國殘民莫此爲甚近日朝廷知其無益有害已令廢罷渠陽等軍

而景温係首事之人未聞議罪令反名用何以示懲況景温昨治開封殊無善狀方二聖臨御之日輒以織悪公事上黷天聰止令罰金已免斥逐又自高陽關將帶女巫置之都下景温僥覬大任日使子弟就其家考問以至崇北妖人目為聖母輦轂之下惑亂衆聽及以婢妾之子用為左右之吏輒恃勢以醉毆人景温殊無畏憚而不問遂致言者彈劾出之近藩然是時景温親黨方據權要故知蔡州未幾即徙潁昌既又擢守成都而

偃蹇不行無人臣恭順之禮陛下過示包容不加黜責猶從其請改守揚州故其後王安禮被命守蜀不能無辭攀援景温以為比例意謂朝廷既已聽景温之免則必難加罪於已然猶以人言之故遂有宫觀之命安禮之前執政辭則尚得宫觀景温以兩制辭則不失名藩物論喧然為之不平在揚未久又不因省部闕官忽有今日不次之擢陛下詳此數節則景温詔除之下能允公議乎伏望聖慈特垂省察速降旨揮收還景温之命

且與外任差遣仍詔三省罷尚書權領之法以塞濫進之門

第二

右臣近嘗論列除謝景温權刑部尚書不當今踰半月未蒙施行按景温天姿姦佞素多朋附熙寧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為知雜御史是時蘇軾方忤安石景温迎合其意輒具彈奏謂軾丁憂歸蜀乘舟商販及朝廷下逐路監司體量事皆無實章惇以開拓疆土不次進用

景温為湖南安撫使又欲附會遂乞於徽城等州建置城寨一開邊隙今已十年有不貲之費而無秋毫之利徒使湖南湖北及廣西接境州縣常被蠻寇未嘗休息止為進身之計不顧國家之患附上罔下孰甚於此神宗皇帝初行官制首用景温為禮部侍郎時王安禮任尚書右丞乃景温之妹婿諂事安禮陰刺上意一日奏䟽指陳邊務其言皆先帝近日與大臣謀議幾微之論景温借為己說徼幸稱旨緣所論之事非他人所能預

聞上既疑安禮漏省中之語又怒景温交結執政遂以本官出知潭州緣景温與韓維韓縝正是姻家元祐之初縝爲宰相首自髙陽名歸亟加職名尹正京邑及孌人子弟縱酒犯法景温釋而不問爲臺察所糾朝廷送大理寺取勘方正其罪又於瀛州以女巫自隨置之都下日令子弟考問禍福小人乘勢惑亂愚民又爲言者所發而韓維方爲執政遂薄其責止罷開封出知蔡州曾未席煖復徙頴昌既辭成都之行仍竊揚州之鎮中

外之論固已不平況顧臨見任刑部侍郎即是本曹元不閼官兼先帝建官之初刑工二部尚書皆不並置今來忽降新法創添權官搢紳之間往往竊議以謂大臣將欲援引私黨故先更張此制而景溫之名預為衆人所料蓋以執政之内有親有舊私分深厚常欲提引是以權官之詔墨未乾而景溫之除書已下使朝廷威福之柄可以為人窺測甚可懼也近者高士英除權工部員外郎陛下猶以為因人撓法别授差遣今執政欲引

親舊而先改國制五日之內首擢景温上不能奉承陛下之美意下無以慰塞多士之公言僥倖既開進者日濫臣雖愚暗實爲聖朝惜之伏望陛下詳覽臣奏速降㫖揮收還景温新命依舊與在外差遣仍詔三省罷尚書權官之法庶存綱紀以抑僥倖

第三

右臣近嘗論奏謝景温差除不當及乞罷六曹權尚書之制近日雖聞收還景温之命而權官之法未蒙㫖揮

不避煩瀆再具論列臣伏尋典故都省令僕之次即列八座位貌崇重實亞執政茍無其人則闕之不常置也先帝命官之初惟吏部之外它曹官長多不並建但以侍郎主行未聞闕事考之前代亦不見有權尚書之品而遽茲創立義實未安臣竊謂侍郎之資望最深者真拜尚書自允公議今若加以權字即是未應正除以不可假人之名授非所當得之士欲望中外厭服堂陛尊嚴何可得也倖門一開進者日濫臣雖愚暗竊爲聖朝

惜之況國家經費不充正務裁省而反無名設官增益厚禄則是朝廷政事自相違戾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勑三省罷尚書權官之法貴無虚授以重國體

第四

右臣近嘗論列謝景温除權刑部尚書不當比聞已得聖旨別與差遣今踰旬浹未覩明降旨揮搢紳之間皆謂景温差除全出宰臣范純仁之意竊慮九重高遠無由知外議之詳輒具開陳上裨聽覽臣聞謝景温與范

純仁韓維素來相結號爲死黨而景温姦邪附會罪狀
極多臣於前疏已畧言之矣昨在開封又以私慝爲言
者所劾出知蔡州二年之間三易差任而貪進之心殊
未厭足屢遣親密敦迫純仁直露私求欲得八座純仁
勇於効力愛有所忘不恤人言先改國制近者忽降詔
旨六曹尚書並置權官士大夫素知純仁與韓謝二族
私分深厚見其無名變法逆料必引景温五日之間除
書果下挾情亂政一至於此且陛下用文彦博爲平章

軍國重事所總政目明有定格差除尚書已上自合同議昨者創立權官及除景温彦博初不預謀不知三省安敢輒廢定格議者皆謂吕大防等明知不恊士論而重違純仁之意是以雷同詭隨不能拒止純仁旣已逼脅同列又欲陵蔑彦博但令吏人以除目就第呈知未嘗稟其可否意恐彦博沮難故不與同共商議止於次日便具進呈彦博以外議沸騰遽出造朝遂得追寢純仁尚忿形於色屢發躁辭且云待教辭免即行寢罷彦

博又折之曰此朝廷之事執政豈可通私意教他辭免此語即時傳播聞者無不駭愕純仁雖屈於正論而終欲遂非無故遷延不追前命蓋欲景溫赴闕更為營求差遣以朝廷之公器為死黨之私恩有以見純仁事上不忠操心不正力進姦慝妄改憲章若不辨之以早異日必敗國事況純仁憑籍門閥素無他才矯情飾詐善取名譽久在閒局時以為賢一入樞庭固已改節陛下即政之初罷青苗免役之法及司馬光久在病告純仁

遂以國用不足為言復使州縣俵散青苗天下之人莫不疑惑光既視事爭於上前極言論列方得寢罷此事甚近陛下當悉記憶光未甍半月之前嘗與臣言純仁自為執政言行反覆陰懷顧望止為全身之謀以名取人其弊至於如此蓋光見其姦狀漸露心實悔之業已薦延未能遽罷使光存至今日必不容純仁久處廊廟臣竊惟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闥政事之柄仰成大臣猶是修明紀綱謹守法度之日而純仁

棄其素守背公向私非惟辜二聖委注之心亦以失天下具瞻之望伏乞陛下詳覽臣言博採公議若未欲遽行罷免即望常加防察無使專恣浸壞朝政天下幸甚

貼黃

臣本欲上殿奏陳適會左右省並無諫官拘礙文法不得獨對臣既當耳目之任日聞外議喧騰不敢不具奏知伏望聖慈詳察

第五

右臣伏自去冬謝景温除權刑部尚書臣尋具疏姦邪
罪惡乞行寢罷伏蒙陛下特徇公議外移鄆州近日閤
門繳回告命而尚書省却令進奏院遞付本官中外喧
傳無不駭異臣尋考故事應朝廷除授即無不經拜命
而付告身者惟是綸言已下其人亡歿乃以命書就賜
其家雖景温曾除秋官因致人言未嘗祗受閤門繳納
自合毁抹昨者再行移鄆之制遽用刑部新銜搢紳之
間固有疑論今乃以不當給之告妄授景温雖欲陰借

稱呼暗累資序而顛倒錯亂殊失舊章伏望聖慈特令
追取依例毀抹所貴君命不私國體無損

第六

右臣近嘗論奏謝景温刑部尚書告身不合給付比聞
景温自以無名不敢輒受謂宜因其辭免遂令追還伏
見已有朝旨令依前降旨揮理實未安須至論列臣伏
覩朝廷自來常格應在京新除職事官並須受告方得
繫銜昨除景温刑部尚書未曾拜命而移鄆之制遂列

新職有識之士固已駭異今又遂非再令給告變亂典故殊無義理況近日王汾除諫議大夫尋用人言而罷未聞以命書賜之何獨景温遂廢故事與之者不足為恩受之者不足為榮朝廷政事豈宜如此臣區區之所惜者國家之體不可妄變非為景温而發也惟陛下謹守成憲防微杜漸追還景温告命依例毀抹所貴名實稍正綱紀不紊

第七已上係與左諫議大夫梁燾同言

謝景温除命録黄

正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㫖謝景温差知鄆州其新除權刑部尚書告令閤門繳納尚書省奉勑機衡之任内則八座為重方嶽之寄外則十連稱貴慎選攸屬周材是應將明所資出處奚異寶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新除權刑部尚書自新除已下七字係白貼子添注在傍用印上柱國會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謝景温

李常除命録黄

五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李常依所乞差知鄧州其新除兵部尚書告令繳納尚書省奉勅持橐侍從之臣入備論思出殿方面雖中外勢異所以奉承寵眷簡在朕心其揆一也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李常臣等伏見故事應在京新除職事官並須受告方得繫銜昨者謝景温除權刑部尚書未曾拜命因致人言移鄆州元降聖旨新除刑部尚書告令繳納尚書省臣等竊謂移鄆之制只合用寶文閣直學士正議大

夫知揚州就除差遣訪聞尚書省再取事頭以白貼子添注新除權刑部尚書七字用印付吏部書告即不委本省因何於録黄之上輒敢增加後來閤門繳納告命即合依例毀抹而欺罔天聰以謂作差知鄆州告內係自新權刑部尚書除授遂畫聖旨納付本官日近李常罷中丞除兵部尚書未受命間改知鄧州與景温事體正同而常告內正用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舊階未嘗加新除兵部尚書之名一等差除而

行遣頗異任情亂法無甚於此伏望聖慈下尚書省勘
會承准何處指揮增注貼勅黄如委實違法即乞明正
其罪以為後來之戒取進止

第八

右臣等近嘗論列謝景温昨除權刑部尚書未曾受命
不合給告至今未蒙施行臣等竊謂茲事上繫朝廷典
法不可輕變舊章伏望聖慈特降旨揮早令改正以存
國體

第九

臣等近以謝景温未曾受命不合給告乞行追改未奉

旨揮臣等所以累具論奏煩瀆天聽者固非自執偏見

上要朝廷特以事繫法度不敢中輟況李常景温均為

近侍差除遷徙恩數畧同惟是告身付授獨異考之典

故實所未有議者謂刑部尚書之命猶已收還今日空

名假之何益是天子之制反以執政之喜怒而私其予

奪也方二聖臨御仰成大臣之際若廟堂之上不顧國

體沮遏公議變易舊章不防其微將亂政事惟陛下早施睿斷特振主威追取命書毋尚姑息使遂非之論不能勝至公之理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罷李常盛陶中丞侍御史之職

右臣伏自去年胡宗愈竊據丞轄不協人望臣忝言路累具彈劾而聖德寬大務全體貌遷延經歲未賜指揮臣以公議不平難於中輟迺者上章極言論奏拜中三省乞請留中之疏付外廷明辨曲直雖發於中憤不敢

愛身而退循率易方俟誅譴今既半月威命不至繼聞
宗愈已罷政事乃知陛下不特赦臣之罪又能聽臣之
言恩出望外感極以泣陛下仁厚容諫如此而臣内懷
區區未盡之意若不披瀝肝膽上達天聰則於職事猶
為有愧是以願終言之臣伏見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
盛陶特性柔邪秉心不一昔蔡確用事之日陰相交結
故常自太常少卿擢為禮部侍郎旋遷天官遂拜戶部
尚書陶自瀛州得替用為太常博士尋擢考功郎中皆

由閒冗之中置諸要劇之任才能政事無足稱者為確主張人不敢論以至今日並居丞雜而又相與連親不使回避阿諛朋黨殊無公道臣不敢廣引細瑣上煩聽覽止以近事之尤顯著者試為陛下陳之臣聞蔡碩盜用官錢事發下獄罪當大辟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赦而不誅又免置刑刺配止送韶州編管僅能周歳確乞內徙朝廷曲法申恩移置黄州曽不旋踵確又陳乞頴昌緣國朝故事應左降官雖曽任宰臣而未復職名猶

是謫籍既係有罪之人固無自便之理確之冒昧陳請
御史即合糾彈而常陶身任臺綱陰借姦慝目覩亂法
終無一言其事一也按謝景温係王安禮之妻兄昨除
刑部尚書衆議以為不可而常素與安石兄弟親善陶
及安禮昔嘗同官於大名交契甚厚是以見景温之誤
恩並不論列其事二也章惇在蘇州公違條法强市田
產使無辜之民被刑失業故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里
赴愬省部御史臺明知上件事實亦不繩治假借姦豪

黴幸異日其事三也王安石輔政累年曾無善狀害民蠹國未見其比向者病卒人皆相賀王汾雖無言責而能上書陳述義理乞賜惡謚以為後人之戒搢紳之論莫不多汾有憤世疾邪之意而常等惡傷王氏疾之若讐及汾除諫議大夫遂率全臺肆為醜詆然汾從來別無過惡止言其口吃滑稽之類一二小事乃令報罷中外之論至今不以為直臣近日方聞常等所以擊汾之由主於請安石之謚操心如此豈復至公其事四也陛

下即政之初知免役出錢爲民之患故復用祖宗差役之制常在戸部不能講究補完而恊助邪説請復雇募及爲中丞猶聞奏乞施行懷姦徇私大害聖政其事五也先帝已知經術取士久而有弊葢欲復用詞律故昨者有司請於經義之外加以詩賦朝廷採納已爲定制而安石之黨必欲沮撓常乃屢乞改用經義其徒翕然譽之賴陛下聖明主執不輕變易而常等言之不已背公死黨其事六也保甲之害衆所共知陛下變法以來

農民方遂休息而陶乃倡言乞重編排朝廷若行其說天下豈不大駭率情妄作其事七也臣起於小官誤蒙擢用非不知雷同銜默足以取容然而朞年之中歷犯權貴旁人為之憂恐而臣處之自如者實以陛下推至誠樂善之心有捨己從人之德是以不量力薄思効涓埃而况二聖臨御以來逮今五載遵守祖宗之法曾無毫髮之累諫臣之職足以優為惟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繫天下國家治亂之本故臣自拜命以迄于今獻納

之間尤以人物為務蓋朝廷之有君子如人體之有元氣元氣盛實則膚革充盈血脉榮暢寒暑疫癘不能投間以干陰陽之和則為安强之人矣至於慎守不固氣血將敗内無以養根本外不能慎起居一旦遘疾雖和扁再生莫知所救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使君子衆多小人勿用然後綱紀振舉政教修明姦邪陰賊不能伺隙以亂聖人之治則成天下太平之功矣其或聽納之間不辨枉直任用之際不察忠邪黒白混淆是非雜揉日

復一日浸生亂階雖堯舜復起亦不能治臣竊聞近者
執政奏事之次親奉德音思與大臣共爲廟社長久之
計每患異日小人在側眩惑人主敗亂國政憂深慮遠
固非愚臣所能跂及然臣夙夜寒心而不敢以爲無事
者正以風憲之地乃有常等皆王安石蔡確之黨人陰
持兩端浸害正論使漸引其類並據要津則陛下累年
憂勤所立之政事必將復壞於羣小之手可不痛哉臣
恐陛下之所憂不在異時而其兆已見於今日也況二

人挾邪不忠之迹固已著明久而不去必有後悔惟陛下以臣所陳七事特賜詳覽若非誣罔皆有實狀即乞慎擇忠厚端正之人以代常等不勝幸甚

論趙禼無名進職等事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知延州趙禼為樞密直學士博考僉言極有異論輒據公議上煩天聽臣歴觀祖宗以來待遇帥臣之體或以其久在方面邊陲畏服或以其征伐扞禦績用彰著再委藩宣之任方行進職之典禼治

郡延未滿三歲考其行治無以過人伏讀告詞又非再任方朝廷進拜執政而禼獨無名同日遷陟中外傳播皆謂失體兼臣風聞禼嘗遣使與西夏約和反爲羌人執而戮之審如傳者之言則挫國家之威靈沮塞垣之士氣守邊無狀孰甚於此賞不當賢則無以勸善罰不當罪則無以懲惡而況無功受賞有罪不罰欲持此道以治天下臣竊惑焉伏望聖慈特加考驗若禼果有上件事跡不惟收還新命亦乞明正典刑庶使貪功邀利

之徒有所戒懼

論范育除樞密都承旨不當

右臣竊聞朝廷除范育爲樞密都承旨按育昨知河中嘗有缺行嬖人預事干撓刑政子弟失教閨門不肅醜聲顯著流聞道路君臣之間不可言者使育實負過人之才義難終廢猶當抑之散地更加歲月磨滌瑕垢漸次任用或爲清議所容今育之學術智能無以異衆而前日之惡播在僉言比方外除已玷卿列曽未席煖擢

置宥容臣恐修潔之士恥與比肩流蕩之徒無所懲戒甚非所以稱陛下旌别淑慝長育人材之意伏望聖慈深賜省察罷育新命以允公議